

平素爱读闲书。既然读闲书，则不必像读学院派高头讲章般正襟危坐。可以放上几叠蜜钱，趴在桌上，随意翻上几页；可以斜靠在沙发，边品茗，边阅读。不过，最惬意的，莫过于夜阑人静，躺在床上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手持一卷，领略作者之奇思异想，迥异谈吐，悲喜人生……读书，也读人。每每读完，仍意犹未尽，沉浸于作者所营造的王国之中，兴之所至，便于扉页留下或长或短的句子，算是留给自己的雪泥鸿爪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(黄仁宇著 中华书局 2006年10月)

《万历十五年》将看似微不足道的寻常之事勾串于一体，为日后历史翻腾寻找诱因，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相继登场。他们无不励精图治、效命于国家社稷，却最终溃败，无力扭转大厦崩溃之命运。作者黄仁宇先生从1587这个“无关紧要”的年份切入，以“大历史”观，抽丝剥茧般梳理传统社会架构诸多问题，如过于强调礼仪而

《“棚内棚外”>(潘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

四月十五日，马蔺开花。

植物是出色的气象工作者，总是及时发布季节的行踪，古人“栽数种花，探春秋消息”，是何等诗意的生活。马蔺开，端午将至。粽子的味道，几十年似乎差别不大，最不同的，是扎粽子的绳子，从前用的不是棉线，而是马蔺草。那时米贵，一粒也不能浪费，箬竹叶北方不产，剥时须极小心，因为来年还要用之，而马蔺至贱，但也不妨令其有第二个夏天，只是那味道淡了不少。我的记忆中，马蔺也就这样一点用处。它虽然也开花，却没有谁家肯养一盆，除了同学李戈他爸。

李戈他爸是钢管厂工程师，懂俄语。他家院子里有一大盆马蔺，李戈告诉我，是从他奶奶坟上挖的，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。马蔺开花时，我几回见过他爸给花浇水。大人的世界，小孩子不懂，只是我每次见了那盆马蔺就想到他奶奶，尽管我从没见过她老人家。

上海的花市见不到马蔺，我从东北带回一小株，种在鸢尾边上，几年下来，茂密成丛，今年长得尤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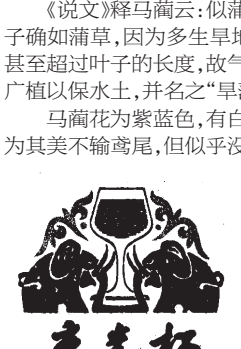
同是鸢尾科，鸢尾倒是更常见，价亦不菲。春天，鸢尾总是先开，其叶恰到好处地弯曲，花朵轻盈，一副园圃精英的样子，马蔺则精悍无比地挺立，仿佛一支支箭。大约它太沉得住气，便让过了无数春花，只留在了跳皮筋孩子的谣曲中：“一根韃，十八踢，马蔺开花二十一……”

为什么是二十一，不是二十七？不懂。

在不同的地方，马蔺有不同的名字，马莲、马兰、兰花草等等。有些可能是读音造成的异名，有些多少是因为与别的植物近似，如兰花，其实二者也就是叶子略似，其他则完全不属于一个阶层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台湾校园歌曲风行一时，有一首《兰花草》，作词“佚名”，实际是胡适的白话诗《希望》，略有改动而已。“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听者多以为为兰花草即兰花，其实非也，当为马蔺。我当然是读过《尝试集》的，但九十年代初，读香港中华书局版的《胡适的日记》，至1921年10月4日，复见《希望》一诗，感受大不同，慨先驱者的苦闷与祈望尽在其中矣。又过二十年，谒台北胡适故居，睹斯人之日常，庭中草木，并无兰花草，但墙壁上有他的手迹“要怎么收获，先那么栽”，犹如棒喝，直入灵台。

《说文》释马蔺云：似蒲而小，根可为刷。马蔺的叶子确如蒲草，因为多生旱地，它的根系异常发达，据说甚至超过叶子的长度，故气候干燥、土壤沙化的北地多广植以保水土，并名之“旱蒲”。

马蔺花为紫蓝色，有白色变种，未曾见过。我总以为其美不输鸢尾，但似乎没有花店卖它。马蔺季过，萱草将开，泰戈尔吟道：“夏天的飞鸟，飞到我窗前唱歌，又飞去了。”哲人的世界，植物不懂，我们也未必懂。我这一代人，多半不会自己包粽子，于是，西风秋水，那蓬马蔺就慢慢枯黄，瘫在冬天。



夜光杯

躺读

曹可凡

致法律松懈，机构效能低下等，读来令人深思。

《侠隐》(张北海著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)

《侠隐》虽围绕复仇展开，实则是一阙绵怀的挽歌，在作者笔下，无论是烟袋胡同、王蔚马胡同、东四、哈德门、厂甸，还是涮肉、豌豆黄、炸酱面、炒肝儿……有关于北京的点点滴滴均跃然纸上。那些消逝了的东西仿佛又栩栩如生地矗立于眼前，给读者留下无尽的乡愁与旧韵。先前曾读过作者《一瓢纽约》，有关纽约的人与事同样活色生香。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令人久久无法忘怀，郑愁予曾如此描述张北海：“不饮酒则自由安在，又焉有文艺风流？”真是一语中的，生动传神。

《棚内棚外》(潘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)

去山上看望父亲。

七年过去，墓园的侧柏已然成荫，凉森森一片，遮蔽着成行的墓碑；墨绿的柏叶被春风吹过，叶缘泛出黄绿的镶边。头上一棵枫橡树叶如云，已经有大树模样。清明过去不久，墓间纸花、绢花、塑料花、鲜花，色彩鲜艳。也有旧年花，被风雨洗退颜色，苍白寒倦，像从前穷人穿旧的衣裳，苍苔痕斑斑，裂缝中开着明黄的小花。空中有香火味。

七年，好像没这么久，但就是这么久，时间的痕迹刻满一地。

墓碑上的字迹模糊不清，用清水抹干净了也并不鲜明。

七年前的清明后几天，父亲离开我们，一个完美的家庭从此豁开一个大口

子。

前些天在郑州，青青问我印象中对我父亲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，我说到一盏通宵亮着的灯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趴在灯下写小说，《小砍刀的故事》熬了很多个通宵。其中一个通宵被记人当年他单位的值班记录，恰好被我看到了，就此永远记在心中。我也学父亲写了小说，但我远不如父亲刻苦，从来没有熬过通宵，我的小说也从未像父亲的小说那样曾经印行一百万册。可以告慰父亲的是，今年有一本小书问世，写得并不太好，但有读者喜欢。可惜我的书来得太晚，父亲生前没有看到。

点香，洒酒，默默与父亲聊天。四月天气，风有点冷。

上海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回忆童年往事时，说他曾经不顾家人再三叮嘱，穿了刚买的新鞋，去肇嘉浜看船，但走到跟前，却发现水位处于落潮期，船都搁在泥滩里。他不晓得厉害，只想下去看看。走近些，再走近些，忽然整个人往泥滩里一陷。他掉进了肇嘉浜，幸好被赶来救他的堂兄及时救了上来。等他长大插队返回上海，单位给他分的新房竟然就在肇嘉浜路边上，让他感悟：“人生好像一个圆环往复。”这正好见证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个重大项目工程的成功。

北京有条“龙须沟”，上海有条“肇嘉浜”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肇嘉浜水面上残叶浮渣，臭不可闻。涨潮时，污秽的浜水漫上岸来，破烂不堪的棚户区湮没在一片汪洋之中。支撑水面上阁楼楼的毛竹腐烂下陷，大风一吹，全屋坍入浜中，压伤淹死老人孩子的事是屡见不鲜。肇嘉浜原本是流水淙淙美丽河浜，可惜随着法租界的扩张，大量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以及建筑、生活垃圾都排泄倾倒入浜内，河道逐渐淤浅，水质变臭。后来，因战争流离失所的穷苦难民又涌向肇嘉浜两岸，“出现更多用竹片芦

席卷裹的‘滚地龙’，挖土打洞的‘水旁地室’、半边用几根毛竹支撑凌空架在水面上的‘水上阁楼’和岸边的旱船。”悲伤的歌谣唱不尽肇嘉浜的穷人苦：“自来水、穷人血，河浜水、断命汤，肇嘉浜是条阎王浜，穷人血何时见阳光。”居住条件恶劣不堪，到1947年，两岸有棚户2000余户、居民约8000人，成了旧上海

最大的水畔棚户区。

上海解放后，市长陈毅说：“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，为劳动人民服务，并且首先为工人服务。”肇嘉浜不能再臭下去了，旧上海贫困、肮脏、落后的面貌要改变。尽管刚刚解放，财政紧张，上海市还是以极大的魄力出台了肇嘉浜填浜埋管筑路的工程方案。按照方案，首先在漕溪路兴建漕溪新村，并在龙华建造一批平房作为动迁用房，先把居民安置好。肇嘉浜工程开工了。“工人们坐的是长竹竿做的‘椅子’，晚风吹过墙壁，悬挂的小灯微微摇，透过天花板上几处漏洞，可窥见夜空闪烁的

星斗。泥地上卷着的草垫，是工人夜间的床铺。”抽干恶臭的浜水，开始挖泥埋管。“3米多深的浜底，覆盖着一层薄冰。几十名干部、党团员脚穿草鞋带头提镐跃入浜底，破冰挖泥，双脚都被冻裂，鲜血和臭泥糊在一起。”但是，大家干劲十足，工地上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……“交通大学、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和许多工厂企业的团员青年，利用节假日踊跃参加义务劳动。学生、工人互相拉歌，开展劳动竞赛，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，用混凝土浇筑了6米长、2.8米宽、1.9~2.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。”1956年，肇嘉浜工程全线竣工，路宽达40米，两旁种植了常绿乔木、落叶乔木和灌木，成为一个景观大道。施工期间，全市参加义务劳动者多达10万人次。肇嘉浜工程开创了上海市政建设的奇迹，昔日上海的臭河浜旧貌换新颜，也拉开了上海市政工程建设的伟大序幕。

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呈现怎样的新气象？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责编：徐婉青

读《棚内棚外》，勾起诸多回忆，作者为配音名家刘广宁哲嗣。他以亲身经历，以详实史料，描写上海电影译制厂几代配音艺术家非凡人生。很难想象，邱岳峰、毕克、尚华等，遭遇如此人生苦难，却又能创造出如此高贵之声音。大学时代曾与毕克先生过从甚密。彼时，毕克先生痛失爱子，又遭肺气肿折磨，但只要一说起配音艺术，立刻精神陡增。毕克先生那时虽长年卧床，却仍在病床上给我写下不少人生感悟。尚华先生更是有缘与之为一部前苏联战争电影配音，我配一元帅，尚先生配一士兵，士兵台词冗长且拗口，但老先生做足功课，快而不乱，口型、气息与原片高度吻合。尚老晚年曾来信请求协助其孙辈入学之事，可惜爱莫能助，至今引为憾事；苏秀与赵慎之老师平时交流甚多，记得曾在大剧院为她俩主持观众见面会，两位白发老太太风趣的语言圈粉无数，原本预设十五分钟环节竟持续一小时，观众仍久久不愿散去。那晚演出结束后，赵慎之老师还随大家宵夜，直至凌晨。不想，两个多月后，老人便魂归道山，并将遗体捐给医学院，老太太心怀大爱，感天动地。外国电影配音辉煌期虽然短暂，却影响整整一代人。

《黄裳致李辉信札》(李辉编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年7月)

读《黄裳致李辉信札》，如见故人。沈忆中见

遇黄裳先生三次。第一次

是二十年前黄永玉先生来沪，借居于柳利清王丹凤

陕南郅家中，去拜访永玉先生时，恰好遇到同住陕

南郅的黄裳先生前来看望老友，两位老人所谈皆为

年轻时旅居上海时的旧闻；第二次是《文汇报》“笔

会”雅集，与黄裳先生仅打一照面；最后一次则是随

一位从事古书版本研究的朋友去先生家作客，黄裳

先生向来沉默寡言，不料，说起古书版本，竟滔滔不

绝，只是他们所谈内容，基本不懂，更插不上话。后来

也买过先生不少著作，很多也未读懂。黄裳先生高

寿，直至晚年仍能作数千字长文，个性鲜明，作文如

此，给朋友写信更无拘无束，直抒胸臆，从中可一窥

其个性特质。

《世间的陀螺》(韩浩月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)

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

行舟”。韩浩月于其新著《世间的陀螺》扉页写下李白青年时代出蜀漫游所写诗句，表达浓浓思乡之情。

人生如同陀螺，为庸常生活所抽打，不停旋转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浩月以“陀螺”为意象，以朴素之文字，克制之语言，直面贫穷与苦难。其中不少场景，如：父亲喂我橘子，奶奶临终前紧握其手，还有执着守墓人三叔，期望将全家背负肩上的四叔……没有刻意渲染，没有故作姿态，读来却潸然泪下，不能自已！薄薄一册书，作者寄托对故乡之怀恋，亲人之遥想。人人均有故乡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故乡永远是精神之慰藉，力量之源泉，黑夜之光亮。身处俗人间，个个都是陀螺，但只要心中拥有故乡，便可以微笑和困顿、挫折、苦难和解。

子。

柏荫

吕晓涓

去山上看望父亲。

七年过去，墓园的侧柏已然成荫，凉森森一片，遮蔽着成行的墓碑；墨绿的柏叶被春风吹过，叶缘泛出黄绿

的镶边。头上一棵枫橡树叶如云，已经有大树模样。清明过去不久，墓间纸花、绢花、塑料花、鲜花，色彩鲜艳。也有旧年花，被风雨洗退颜色，苍白寒倦，像从前穷人穿旧的衣裳，苍苔痕斑斑，裂缝中开着明黄的小花。空中有香火味。

七年，好像没这么久，但就是这么久，时间的痕迹刻满一地。

墓碑上的字迹模糊不清，用清水抹干净了也并不鲜明。

七年前的清明后几天，父亲离开我们，一个完美的家庭从此豁开一个大口

子。

前些天在郑州，青青问我印象中对我父亲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，我说到一盏通宵亮着的灯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趴在灯下写小说，《小砍刀的故事》熬了很多个通宵。其中一个通宵被记人当年他单位的值班记录，恰好被我看到了，就此永远记在心中。我也学父亲写了小说，但我远不如父亲刻苦，从来没有熬过通宵，我的小说也从未像父亲的小说那样曾经印行一百万册。可以告慰父亲的是，今年有一本小书问世，写得并不太好，但有读者喜欢。可惜我的书来得太晚，父亲生前没有看到。

点香，洒酒，默默与父亲聊天。四月天气，风有点冷。

上海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回忆童年往事时，说他曾经不顾家人再三叮嘱，穿了刚买的新鞋，去肇嘉浜看船，但走到跟前，却发现水位处于落潮期，船都搁在泥滩里。他不晓得厉害，只想下去看看。走近些，再走近些，忽然整个人往泥滩里一陷。他掉进了肇嘉浜，幸好被赶来救他的堂兄及时救了上来。等他长大插队返回上海，单位给他分的新房竟然就在肇嘉浜路边上，让他感悟：“人生好像一个圆环往复。”这正好见证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个重大项目工程的成功。

北京有条“龙须沟”，上海有条“肇嘉浜”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肇嘉浜水面上残叶浮渣，臭不可闻。涨潮时，污秽的浜水漫上岸来，破烂不堪的棚户区湮没在一片汪洋之中。支撑水面上阁楼楼的毛竹腐烂下陷，大风一吹，全屋坍入浜中，压伤淹死老人孩子的事是屡见不鲜。肇嘉浜原本是流水淙淙美丽河浜，可惜随着法租界的扩张，大量工业废水、生活污水以及建筑、生活垃圾都排泄倾倒入浜内，河道逐渐淤浅，水质变臭。后来，因战争流离失所的穷苦难民又涌向肇嘉浜两岸，“出现更多用竹片芦

席卷裹的‘滚地龙’，挖土打洞的‘水旁地室’、半边用几根毛竹支撑凌空架在水面上的‘水上阁楼’和岸边的旱船。”悲伤的歌谣唱不尽肇嘉浜的穷人苦：“自来水、穷人血，河浜水、断命汤，肇嘉浜是条阎王浜，穷人血何时见阳光。”居住条件恶劣不堪，到1947年，两岸有棚户2000余户、居民约8000人，成了旧上海

最大的水畔棚户区。

上海解放后，市长陈毅说：“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，为劳动人民服务，并且首先为工人服务。”肇嘉浜不能再臭下去了，旧上海贫困、肮脏、落后的面貌要改变。尽管刚刚解放，财政紧张，上海市还是以极大的魄力出台了肇嘉浜填浜埋管筑路的工程方案。按照方案，首先在漕溪路兴建漕溪新村，并在龙华建造一批平房作为动迁用房，先把居民安置好。肇嘉浜工程开工了。“工人们坐的是长竹竿做的‘椅子’，晚风吹过墙壁，悬挂的小灯微微摇，透过天花板上几处漏洞，可窥见夜空闪烁的

星斗。泥地上卷着的草垫，是工人夜间的床铺。”抽干恶臭的浜水，开始挖泥埋管。“3米多深的浜底，覆盖着一层薄冰。几十名干部、党团员脚穿草鞋带头提镐跃入浜底，破冰挖泥，双脚都被冻裂，鲜血和臭泥糊在一起。”但是，大家干劲十足，工地上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……“交通大学、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和许多工厂企业的团员青年，利用节假日踊跃参加义务劳动。学生、工人互相拉歌，开展劳动竞赛，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，用混凝土浇筑了6米长、2.8米宽、1.9~2.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。”1956年，肇嘉浜工程全线竣工，路宽达40米，两旁种植了常绿乔木、落叶乔木和灌木，成为一个景观大道。施工期间，全市参加义务劳动者多达10万人次。肇嘉浜工程开创了上海市政建设的奇迹，昔日上海的臭河浜旧貌换新颜，也拉开了上海市政工程建设的伟大序幕。

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呈现怎样的新气象？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责编：徐婉青



芳草曲径惬诗怀 (中国画) 杨挺

有一个时期，每逢周三和周日，《南瑞典报》的一块版面泛着红色，还有两颗红心做装饰。总标题叫“联系”，用中文说白了，就是“征婚启事”了。但“征婚启事”这个词在这里又不贴切，因为没有一条是征婚的。让我给你选译几段，你就明白了。

女找男

我是个开心、精神很足而认真的人，可以说半旧不新了。60岁出头。一米七四。69公斤。想找个王子而不是青蛙，他开心、严肃、善良、有幽默感。如果有这种化学作用，我可就是你的公主了。

我是个让人舒服的斯科纳姑娘。42岁。一个人的生活如今让我厌倦。找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、认真的斯科纳小伙。在32和45岁之间。

我，29岁女孩，斯科纳人。动物是我最大的爱好。寻一个善良、开心的小伙子，28至35岁之间，好分享彼此的生活。

我是个女人，53岁。想找个好男人一起散步，吃好吃的，在家过一个放松夜晚。我现在只能说这些，如果我们见面，可以说更多。

我，45岁的女人，音乐家。保养得很好。找个45到55岁间、有相似爱好的人。我烟酒不沾，这一点对我很重要。

新鲜又开心的女人，78岁。找个有爱心、年纪相仿的男人，能一起制造温馨一刻。

男找女

47岁的小伙，善良，让人舒服。找个30至45岁之间的姑娘，一个喜欢体育、散步，以及做其他让生活有乐子事情的人。

28岁。有一阵子没对象了。我找一个瑞典姑娘。你不胖，不喝酒，还没有孩子。你需要的是爱，你不看重外表。

43岁的男人，住在隆德。所有的乐趣。有孩子。如果能遇到你就好了，可以一起去看电影，去饭店，在家里过个惬意的夜晚，或长长地散步。

有一种叫“再寻人”，这么写：

上周四也就是二月十九号，我们在马尔莫100号汽车站碰到过。我们谈到了作家、学校、飞行等等。真想继续和你谈谈。

马库斯，我们在新年里于阳光明媚的特诺雷法岛见过的。跟我联系。玛琳。

看来，是偶然相遇过，有过交谈。马上就问对方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？不，瑞典人通常很害羞。分开了，却难忘怀，不甘心错过。

启事里还有征求纯粹的旅行搭档以及纯友谊的。

女人的征友广告多摘了几条，因为我记得，她们写得更有趣。我用了征“友”的“友”字，而非征“婚”的“婚”字。因为瑞典人约会一般不会想到结婚，想的是愉悦；愉悦了一阵子，可称彼此男女朋友；有了稳定关系或可同居；双方情意都到且都有结婚意愿，会结婚，一辈子同居的也大有人在。

《南瑞典报》上这样的启事基本免费。说明仅成年人可使用。用手机发短信给报社即可。报社提醒读者在信息中切勿泄露家庭电话。反馈信息要打电话才能接听，便收费了，一分钟约十克朗。

我猜会有人因为操作方便，价格低廉，抱着“Why not”的态度发一则启事出去。到底成功率如何，未见此类报道。估计这启事是找啊找的第一步。有一部瑞典电影讲一名女护士和男人的约会过程——约见了很多人，屡败屡战。她说：“为何感觉自己越是使劲，离爱情越是遥远？”当然，现实中，约会后终成眷侣的也很多。

仅此存档，这是某年三月南瑞典的征友启事。

臭河浜旧貌换新颜

李洪珍

最大的水畔棚户区。

上海解放后，市长陈毅说：“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，为劳动人民服务，并且首先为工人服务。”肇嘉浜不能再臭下去了，旧上海贫困、肮脏、落后的面貌要改变。尽管刚刚解放，财政紧张，上海市还是以极大的魄力出台了肇嘉浜填浜埋管筑路的工程方案。按照方案，首先在漕溪路兴建漕溪新村，并在龙华建造一批平房作为动迁用房，先把居民安置好。肇嘉浜工程开工了。“工人们坐的是长竹竿做的‘椅子’，晚风吹过墙壁，悬挂的小灯微微摇，透过天花板上几处漏洞，可窥见夜空闪烁的

星斗。泥地上卷着的草垫，是工人夜间的床铺。”抽干恶臭的浜水，开始挖泥埋管。“3米多深的浜底，覆盖着一层薄冰。几十名干部、党团员脚穿草鞋带头提镐跃入浜底，破冰挖泥，双脚都被冻裂，鲜血和臭泥糊在一起。”但是，大家干劲十足，工地上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……“交通大学、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和许多工厂企业的团员青年，利用节假日踊跃参加义务劳动。学生、工人互相拉歌，开展劳动竞赛，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，用混凝土浇筑了6米长、2.8米宽、1.9~2.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。”1956年，肇嘉浜工程全线竣工，路宽达40米，两旁种植了常绿乔木、落叶乔木和灌木，成为一个景观大道。施工期间，全市参加义务劳动者多达10万人次。肇嘉浜工程开创了上海市政建设的奇迹，昔日上海的臭河浜旧貌换新颜，也拉开了上海市政工程建设的伟大序幕。

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呈现怎样的新气象？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责编：徐婉青

有一个时期，每逢周三和周日，《南瑞典报》的一块版面泛着红色，还有两颗红心做装饰。总标题叫“联系”，用中文说白了，就是“征婚启事”了。但“征婚启事”这个词在这里又不贴切，因为没有一条是征婚的。让我给你选译几段，你就明白了。

女找男

我是个开心、精神很足而认真的人，可以说半旧不新了。60岁出头。一米七四。69公斤。想找个王子而不是青蛙，他开心、严肃、善良、有幽默感。如果有这种化学作用，我可就是你的公主了。

我是个让人舒服的斯科纳姑娘。42岁。一个人的生活如今让我厌倦。找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、认真的斯科纳小伙。在32和45岁之间。

我，29岁女孩，斯科纳人。动物是我最大的爱好。寻一个善良、开心的小伙子，28至35岁之间，好分享彼此的生活。

我是个女人，53岁。想找个好男人一起散步，吃好吃的，在家过一个放松夜晚。我现在只能说这些，如果我们见面，可以说更多。

我，45岁的女人，音乐家。保养得很好。找个45到55岁间、有相似爱好的人。我烟酒不沾，这一点对我很重要。

新鲜又开心的女人，78岁。找个有爱心、年纪相仿的男人，能一起制造温馨一刻。

男找女

47岁的小伙，善良，让人舒服。找个30至45岁之间的姑娘，一个喜欢体育、散步，以及做其他让生活有乐子事情的人。

28岁。有一阵子没对象了。我找一个瑞典姑娘。你不胖，不喝酒，还没有孩子。你需要的是爱，你不看重外表。

43岁的男人，住在隆德。所有的乐趣。有孩子。如果能遇到你就好了，可以一起去看电影，去饭店，在家里过个惬意的夜晚，或长长地散步。

有一种叫“再寻人”，这么写：

上周四也就是二月十九号，我们在马尔莫100号汽车站碰到过。我们谈到了作家、学校、飞行等等。真想继续和你谈谈。

马库斯，我们在新年里于阳光明媚的特诺雷法岛见过的。跟我联系。玛琳。

看来，是偶然相遇过，有过交谈。马上就问对方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吗？不，瑞典人通常很害羞。分开了，却难忘怀，不甘心错过。

启事里还有征求纯粹的旅行搭档以及纯友谊的。

女人的征友广告多摘了几条，因为我记得，她们写得更有趣。我用了征“友”的“友”字，而非征“婚”的“婚”字。因为瑞典人约会一般不会想到结婚，想的是愉悦；愉悦了一阵子，可称彼此男女朋友；有了稳定关系或可同居；双方情意都到且都有结婚意愿，会结婚，一辈子同居的也大有人在。

《南瑞典报》上这样的启事基本免费。说明仅成年人可使用。用手机发短信给报社即可。报社提醒读者在信息中切勿泄露家庭电话。反馈信息要打电话才能接听，便收费了，一分钟约十克朗。

我猜会有人因为操作方便，价格低廉，抱着“Why not”的态度发一则启事出去。到底成功率如何，未见此类报道。估计这启事是找啊找的第一步。有一部瑞典电影讲一名女护士和男人的约会过程——约见了很多人，屡败屡战。她说：“为何感觉自己越是使劲，离爱情越是遥远？”当然，现实中，约会后终成眷侣的也很多。

仅此存档，这是某年三月南瑞典的征友启事。

臭河浜旧貌换新颜

李洪珍

最大的水畔棚户区。

上海解放后，市长陈毅说：“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，为劳动人民服务，并且首先为工人服务。”肇嘉浜不能再臭下去了，旧上海贫困、肮脏、落后的面貌要改变。尽管刚刚解放，财政紧张，上海市还是以极大的魄力出台了肇嘉浜填浜埋管筑路的工程方案。按照方案，首先在漕溪路兴建漕溪新村，并在龙华建造一批平房作为动迁用房，先把居民安置好。肇嘉浜工程开工了。“工人们坐的是长竹竿做的‘椅子’，晚风吹过墙壁，悬挂的小灯微微摇，透过天花板上几处漏洞，可窥见夜空闪烁的

星斗。泥地上卷着的草垫，是工人夜间的床铺。”抽干恶臭的浜水，开始挖泥埋管。“3米多深的浜底，覆盖着一层薄冰。几十名干部、党团员脚穿草鞋带头提镐跃入浜底，破冰挖泥，双脚都被冻裂，鲜血和臭泥糊在一起。”但是，大家干劲十足，工地上红旗飘扬，锣鼓喧天……“交通大学、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校师生和许多工厂企业的团员青年，利用节假日踊跃参加义务劳动。学生、工人互相拉歌，开展劳动竞赛，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，用混凝土浇筑了6米长、2.8米宽、1.9~2.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。”1956年，肇嘉浜工程全线竣工，路宽达40米，两旁种植了常绿乔木、落叶乔木和灌木，成为一个景观大道。施工期间，全市参加义务劳动者多达10万人次。肇嘉浜工程开创了上海市政建设的奇迹，昔日上海的臭河浜旧貌换新颜，也拉开了上海市政工程建设的伟大序幕。

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呈现怎样的新气象？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责编：徐婉青

「联系」南瑞典

(瑞典)王晔



夜光杯